



慎思錄

六

口仁3
79
6



門七十三
卷六

慎思錄卷之六

貝原篤信編錄

人生接人應事之際苟使大勞心力其費貨財如此而不能行善猶可也如接人以愛敬不為自私不古便宜應事微用心微費財此易為易行之事如此則事治人悅而我亦無慊朱仁軌所謂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亦此意耳

賓之初筵之詩能形容於酬酒之害可以戒酒徒自樂天詩一飲一石者徒以多為貴及其醕酌時與我亦無異笑謝多飲者酒錢徒自費愚謂多飲者

豈止費酒錢而已哉失威儀仗德行發在言傷腸
胃而至已命矣且其貪鄙饕餮亦甚醜矣其為禍
也到此而極矣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
其養小以失大也益多飲者其嗜欲亦由習慣而
不能忍放飲為癖而已苟忍而制之則度幾乎不
至放飲陶侃為酒限宜乎哉古語曰花看半開酒
飲微醉朱子亦以半酣為限苟如此則度乎無飲
酒之失矣吾故曰防禍宜怯忍怒宜勇

葛覃詩云言告師氏毛傳曰言我也鄭箋孔疏皆從
之朱子詩傳曰言辭也劉安成曰如言采言念薄

言駕之類言字皆語辭也自是以下諸詩中言字
古註疏皆為我字而說朱傳則不然無為我字而
說者邶風泉水詩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古註疏
及朱傳皆無解蓋令做前解也然則言字據朱傳
則都可做語辭不可為我字而說

小雅蓼莪篇此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第
一章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蓋其思慕之意最深切
令人發感歎宜乎王裒之三復流涕也四章曰父
兮生我母兮鞠我云云此言父母之恩深厚為人
子者宜反覆吟咏而追思想像之也太全小註謝

豐山說此章精詳可謂發明於經意也學者宜熟玩

蓼莪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朱傳曰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蓋德字指我之德世本古義曰之德指上六句言父母之德也竊謂朱傳固既明然古義所說德字兼上有照應姑舉以備參考云爾
濟時之艱危須用才志兼備者人無才則不濟得事然而無志則雖有才不能濟事有志則濟事有力而才亦生

朱子曰張子之於程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又曰橫渠之學乃是致曲篤信謂張子之所學極嚴密可謂得道之一隅也是其致曲處未如一程之具體也是乃猶伯夷伊尹於孔子歟

夫婦之別先儒以為屬智蓋閨門之中匹配之際至親近動易至褻狎褻狎則易迷溺混亂而無別且婦人之情性與男子異昏愚忿嫉難曉男子苟不知之則忿恚交發而至反目是家之所以不正也女正位於內男正位於外而家道正者乃有別也

蓋分別者知之理也分內外各正其位而不至褻狎迷溺且能知婦人之性情而制御得宜也非知之明白則不能矣是夫婦之有別者所以屬知也子弟之輩雖不肖而不孝不弟勿忿疾其頑須從容時教諭之不可迫切譴責如此則父子兄弟不傷其恩泮水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言和顏色為笑談而不怒責從容而教誨之也是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之道也且不自譴責可使他人教戒此古者易子而教之之意然而子弟不順從于其教則巨奈之何宜容忍不可忿怒彼其性素不肖我遣

責之甚則却益拂戾是父子相夷之道也古諺曰不孝恨父母欠債怨財主是小人之常情也雖堯舜之聖貴為天子有不肖之子不可奈何是亦天命如此而已矣况常人乎不可做憤怒憂苦也安天命而可也
物皆有良能犬之守夜牛之耕馬之馳雞之司晨金石草木魚介之有滋益于人不可枚記人能知其良能而用之各得其相助矣至人才之賢否則比知於物之良能却難者何也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故知物則易知人

則難君人者只任愛惡之私情而用捨之則捨其所長而用其所短宜乎用人之難也所以知人要明也

學術之綱紀節目與爲學之次第以學庸語孟所載孔曾思孟之所教爲法而不背之者爲正學可以爲聖人之徒與此不同者便爲異學不可爲聖人之徒如周程張朱之學皆是續道統之緒爲聖學之正宗然於經說各立所見之言不相同者亦多矣如張子正蒙所說人物死生之說與程朱之說大爲齟齬其餘亦出入者有之然同是聖門之正

汎而其道則一也且中葉以來經解所載宋儒諸經說及宋季以來至明季諸儒之言與程朱諸說不同者多矣是各立一家之言也苟非有外道之意思則以經說之不同不可爲異學須精擇爲用捨也

聖賢與殘賊其人雖既沒善惡之芳穢流于千載而不休人之一身豈止于生前百年血肉之軀乎哉抑身後千歲所毀譽之羨惡亦是可爲其身分內之事然則何謂聖愚同腐而無餘耶古人詩曰秦檜惡名千古臭岳王忠節萬年芳謝枋得詩云人

生芳穢有千歲世上榮枯無百年此皆言身後之
污名可耻也若不耻身後之污名則臨大節而苟
免偷生背義何不至之有如此而沒身者與禽獸
何異耶古人詩曰孔丘盜跖俱塵埃是豈非有害
于名教之言耶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蓋賢者以下往往稟性
偏而不全其賢如二子亦不能無其病雖長乎此
或短乎彼中庸所謂其次致曲者也不如聖人陰
陽合德無短長之可論夫伯夷柳下惠亦有偏性
以此看之如康節伊川亦雖同是賢喆然而不能

無偏性蓋康節不如伊川之謹嚴伊川不如康節
之寬舒是雖賢者亦各有長處有短處也如此
程子曰堯夫道偏駁於此可見康節之學與程子不
同伊川謝康節欲同遊看花曰吾平生未嘗看花
是恐與伊川初半吟風弄月之氣象不同又與康
節寬舒之氣象異其謹嚴與伯夷之隘同者耶
孝經禮記家語等往往載聖人之言然先儒不盡信
疑其非聖言者多矣然則後世雖傳之為先儒之
言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則可也而已矣

人之凶德無大於拒諫所以不能保家與身也蓋剛

慢者不受諫性偏而多忿怒且識暗而不曉於義理與利害所以拒諫而不納也

諫君之難也過於赴強敵何則赴強敵者其勢有奮發勇猛之氣幸而有免死者則亦得名譽而却有重賞諫君者其勢不能不畏怖懼伏幸而免死者亦遇重譴而後禍難測故為臣者雖忠誠剛直知其被拒而或不敢諫所以難於諫諍也人主雖性偏而多忿怒苟有聰明之資則知其害乎人與害乎已故能納諫而不怒是亦難得其人也如拒諫人顏色不和則雖其父兄君王亦不易責其子身

臣僕之過失况於諫君主乎是庸人之所以不能聞過而遂非也

人於使奴僕之道往往不用心常忽畧了夫仁者無不愛况於我僮僕乎今不察日用至近之事何不思之甚乎此可謂之其所賤惡而辟也陶淵明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言可以為法

居家而不孝事君而不忠厥罪惟鈞不忠之人君得而斥之不孝之人父忍而容之惟幸而免耳為人子者為父所忍容此不孝之甚也雖不被為父譴

責豈可不耻心乎哉

不能詩者不知詩而好妄作却自私以為巧而不能知其拙陋好作無用之間言語每以夸示于人難免識者之誹笑然觀者不忍面告其拙退而後言作者不知焉顏氏家訓所謂論癡符之諷可耻也吾輩素拙陋所以不敢好作詩也

山水之形勝者造化自然之天巧也其奇怪極羨觀圖畫之精妙者筆墨所描寫之人工也是可謂人力奪天巧也然徒好畫圖者不知天巧之最可玩賞者何乎

面前而譽者近佞諛退背而譽之則其人必喜且感深向面而毀者近忠直退背而毀則其人必怒且怨深退後之言可不慎乎

晉宣帝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愚謂是豈道家之所專忌乎吾聖人之所最忌也易曰亢龍有悔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曰滿招損謙受謙家語孔子答子路戒盈滿曰損之又損之八聖賢之戒盈滿者不可枚舉豈特道家之所忌而已耶

人自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掩其拙陋而顯其才能雖
一時欺人然後人終知其非是而不能掩之可耻
之甚也然則何益矣

太甲曰弗克于厥初圖惟厥終馮異亦謂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夫少壯固宜戒晚節最可慎所以保終
也

與人談論於義理其人昏昧粗俗或學術偏陋執其
所見而不服吾言是所謂有諍氣者可勿其論不
可共言而共言者也然而與之抗論非智者之事
也且人之見識各有異趣難聚乎使彼從己姑任

人之所見而可也勿與彼爭論同異伊川曰大率
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薛敬軒曰辭婉能動人
古人曰遇人唯說三分之話未可全拖十分志此
皆可以為說人之法

明道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
則直曰不然竊謂明道之言似與之言其言婉
則能可動人雖眾人亦易從伊川之言似法語之
言其言嚴則能畏伏於人教戒子弟宜知此然法
語之言率非君子則悅之者鮮矣古人曰唯善人
能而能納善言者以此也

雖堯舜之聖猶未能化其子之不肖蓋衆人之受性也往往昏愚難曉如其頑嚚者雖聖人不能奈之何聖人所以無忿疾於頑也

義理本是深微故義理之學思慮精則得雖博覽才辨之人如偏性粗糲之士則不能思慮精詳故不能自得也

慎始則無悔于終苟欲無悔乎終須要慎始慎始之道在乎克念而已蓋克念則無輕率急遽之過凡事之過誤因不克念而輕卒早決也

地在天氣之中常順承天施而育成萬物是地亦天地在天氣之中常順承天施而育成萬物是地亦天

中之一物而地之所生育亦是天之所為也故言天道則地道亦不言而在其中

古人之說簡要有待後世而漸詳備者意者因首創者難成巧後作者易為事也此非古人之才不足而今人之才有餘蓋氣運之開以漸雖唐虞之聖世不能道理一時開明盡必有待後世是世變自然之時勢不得不然耳

善誘文曰吉凶悔吝非天無有不由已者此固警世之格言足以戒衆人若兼論命分則是可謂知其一二而不知其一二也何則災厄自作者固多矣復有

天作者雖君子不能免其禍而禍之來有不可奈何者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必如此言而後可無遺論老子曰人命在我不在天是固養生之要訣可以戒放恣之人苟以命之修短為不在天而慎我身則可以保其天年其為益豈不大乎然亦有不由放恣而短命者由稟賦之薄弱如顏子是也不可一槩而論也

義理之學虛心精慮沉默而尋思之人得之如浮躁粗糲而自夸之人雖才敏也殆不可得

今人之讀書多閑勞擾蓋好作為拙俚之文詞而費了一生之精力而作無益害有益古人謂之為詩魔魔者令人狂者蓋癡疾之在身而為累也猶邪鬼之託人而為祟也苟用這精力而讀於經傳及諸先生之書庶幾於有益且如讀倭漢歷史通古今亦豈不愈作無用之閑言語乎哉故有詩才而後可言詩苟無詩才而作為者恐不免論癡符之誦而已

今世之薄俗捨古昔之好書而不取以澆季後末鄙俚文字為耽看如書林之所鏤刻亦徇俗情之所趣向觀其所刊布而世情之變態逐時卑薄可知

而已

人性各有所好惡焉故於人也各有所愛憎猶飲食
五味之好惡隨人各有異且如藥物之有相惡相
反亦然是一人物之性自然如此所以人生有遇不
遇也雖吾之子弟孫姪亦有愛憎之偏况於臣僕
朋友之間乎此於所其愛惡而辟焉也是以或干
里通交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所謂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是也豈趨於今人如此而已耶抑於古人亦
然故於古人之書亦各有所愛惡如荀子非子思
孟子宋李泰伯非孟子歐陽子不喜杜詩東坡不

喜史記陸象山不喜漢文帝有若伊川且薛敬軒
之過尊許魯齋之類猶不鮮矣雖英傑之所作遇
後世之名士尚有所不遇合如此然則待後世子
雲之言亦宜乎哉今人所述作今人亦有所好有
所惡其相對接時亦是皆好惡之性各所異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其遇與不遇者命之所定自然
之理所以不可為恣尤也

今人於飲食玩器凡嗜好之物日為工夫極精巧然
於日用彝倫之道一切不用心都粗謬而不理會
人之不好善也如此所以可自省也

呂與叔曰物之性有遠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愚謂猫相乳狗慕舊主雖鳩之不匹居慈鳥反哺之類是物之性近人之性者也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如世上昏愚人暗人倫之道不孝不弟背德忘恩是人之性近物之性者不耻其與鳥獸等也

為君為吏者對卑賤之人嚴威過高則勢分相隔絕在下者不得盡其情而下情不達不能詳其利害苟溫顏受言則下情通大率為政之道以通下情為善

伊川曰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愚謂若守古之成法而不失則雖德非聖賢亦可以為治可以保百世也伊川之言豈不信乎

朱子以春秋繁露為不是董子所作愚謂今見此書有似術者所言者朱子之言可信
衆人之情富貴者多迷溺于祿位故驕怠而無行道之志不恤困窮無恭儉之行捨禮義而不顧德行益人情居貴多忌人之賤居富多忌人之貧故飽知人饑溫知人寒者益鮮矣居富貴者大率如是

不若貧賤而好德者也然則富貴誠不若貧賤貧賤何羨富貴乎哉

盧子諒曰福為禍始禍為福階蓋倚伏之理知者之所豫知愚者之所不畏也

或曰天子祭天地雖諸侯不得祭之畏僭踰也然則如眾人唯事君父而足矣古人言事天恐似僭越奈何曰諸侯以下祭天地則非也事天地者與祭祀天地不同如畏敬其威而不侮奉若其道而不背愛育人物而不暴仰思其恩而不忘也是事天之道也雖賤民亦所以可終身事之也

與學者論事之際切不可輕易說及其人所未至此不可與言而與言之失言也

吟風弄月遊觀山水愛賞花卉者雖對其物無貪得之心是風雅之事閑散之士所樂也如貪財色耽酒食是對其物貪而欲得之是嗜欲之事衆人之所樂也

未發之時寂然之中心性未感善惡未顯無形象之可見未見有過不及之差故操之之道在戒慎恐懼而欲平易不可矜持太過而助長已發之時感通之際情意既動善惡方著其過不及之差有迹

而易見故須要慎其所獨知而存善去惡是以帝
舜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是就已發之時情意既
著有迹而易見有形而易執者而立言蓋已發而
無過不及之差則靜而存者亦自無偏倚之可言
故專就動處而說中未說及未發之中而足矣是
聖人所以不先天而開物也分未發已發而說中
和之德者自子思而始矣羅整菴以道心為未發
之中者吾未知其是也

天人一理也故在天在人雖不同人氣與天氣相副
天道與人道相應者未嘗異蓋天有元亨利貞之

道生長收藏之氣人有仁義禮智之性應于天道
之元亨利貞有喜怒哀樂之情應天氣之生長收
藏蓋春氣生物在人為喜夏氣長物在人為樂秋
氣殺物在人為怒冬氣藏物在人為哀是在天氣
則春秋之生殺相對夏冬之長藏相對在人情則
喜怒哀樂相對樂哀相對此皆為天人一理

人之性各有分須隨其性分之所及而為分內事所
以無悔也苟為分外之事則力不堪其任不祇悔
者寡矣蓋無才而為分外之事無德而為分外之
行無財而為分外之費皆是力之所不足勉強而

為之者焉得能久乎所以不堪悔也

古人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是上古正君之意須如此嗚呼古之賢君以一人之力而養彼億兆之人何其仁也古之暴君勞億兆之力而養我一人何其不仁也

陶淵明有高志遠識於聖學不能純一然於吾道亦未可為全無所見無所得與六朝之間士流大不同其高潔自得可謂超世離俗也如謂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又曰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此言其志者可為實語也蓋於死生貧富之

間頗知安命而自樂者也古人稱之千歲之人亦不宜乎

三軍可奪帥如關羽望見表紹大將軍顏良磨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是也雖至難之事猶可能也如奪匹夫之志雖如易為然不可能也如王蠋不降燕之類是也

博聞廣覽有見識且久經歷世變者可以是非於古今度平寡過苟見聞寡陋涉世亦淺而無見識者未可以議天下古今之善惡也

仲尼之語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器小則為自足

不好資人。大凡古人之說固可資。雖今人之言其善者不可廢。須擇而取之。舜之大聖猶資善於人。况今之衆人豈可專自用而不資于人乎。蓋博學之方不止資古人之言。雖今人之言亦可取。是所以通古今也。

後儒之說與宋儒訓義有不同者。亦各有所見而立說而已。若非異學偏僻之說。則不可爲異。已而都排之。蓋義理無窮。博取周謀。得益不少矣。須存之。而備參考。

歷世多儒。臣無若。明朝看獻徵錄所載可知而已矣。

其衆多之中學術純正者極鮮。隋溺乎異學者。消滔乎天下。皆是其餘弊流。而至胡清未止息焉。恐傳于外國而遠。及此弊以陳白沙王陽明可爲作偏。陽明最爲稱首。誤天下後世之蒼生者。在此人。何啻晉人尚清談之弊而已。耶。然明清之諸儒才俊。畧有學識者。亦迷眩尊之。爲宗師。如神明者。何乎此。古人所以王衍何晏之罪。爲浮于桀紂也。蓋學術之偏異。迷溺。雖英俊之人不能免。自古而然。不足爲怪。學者之所以可恐。省也。東坡六一居士集序曰。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誠哉。

此言也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聖人之教入猶良醫之用藥也病有寒熱虛實然良醫能察之故用藥有補瀉溫涼之異人之資質有強弱利鈍之殊聖人能識之故施教有進退抑揚之不同欲令無過不及之差而歸乎中行也

今觀聖經賢傳雖其立言之本意既得之亦豈須反復玩味令其理浹洽於中此可為讀書為學之法凡用功如此則與鹵莽速看過者其所得亦自別士人之好勇也有忠義者焉有血氣者焉忠義者君

子之道也血氣者衆人之事也二者之差等雖大小高下懸絕各有成功之益為主將者不可偏廢然士或無忠義之勇則雖有血氣之勇不能臨危授命而失節者在矣好血氣之勇者或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可不戒乎

富貴不若貧賤其居富貴也奚以喜其居貧賤也奚以悲其故若何蓋富貴則易驕怠故道心滅貧賤則易勤儉故道心生是以富貴所失常多貧賤所得常多此所以富貴之不如貧賤貧賤之勝富貴也

貧賤者衆人之所惡富貴者衆人之所好也然以學問之好否論之則貧賤而好學者其所益勝于富貴而不學者爲遠矣何也蓋貧賤者身雖有勞苦心無憂患其好學者有清福之樂而無放縱之禍多閑暇而安靜自少年無滯泆之災驕怠之失故刻苦讀書者其用心也精矣故易達乎理而所得爲深矣富貴者雖身安佚心多憂苦無清福之樂而有滯泆之禍自幼狃安逸耽驕怠而不勤勞于學問故用心不精而於道理無所達故終身無所得焉其所樂止于飲食聲色器玩服飾禽獸之間

而迷溺終身矣其滯泆之甚者樂未既憂速至是以災害存至焉不可爲樂或雖以此爲樂然其所樂淺矣胡五峯曰因貧賤而修益者多矣因富貴而不失滯泆者寡則富貴不若貧賤矣誠哉斯言也以此見之則富貴而不好學者其所損多所益少而且所樂亦爲寡矣貧賤而好學者其所益多所損少而且所樂亦爲多矣豈其不然耶

有好經學而不好知道爲善者是通經書之訓詁而不通義理好聖學之名而不好聖學之實也此可爲訓詁之學其蔽塞有如此者

陸子靜不喜伊川，以為其為人蔽固深，蓋陸氏學行曠達，因與伊川之謹嚴，其稟性不相類也。人性各有所偏，雖賢者所不免也。如伯夷柳下惠是也，取其所長，則雖衆人亦有可用處。況於賢者乎？苟以與吾之識趣性行有所不合，而廢其賢，是以寸瑕捨尺璧也。可謂不能取人之善也。象山之不喜伊川，亦然。

書曰：玉敬作所，言無往而不居敬也。學者常當如此。又須以樂作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樂。須敬與樂並行而不相悖，而可也。然而可先

敬而後樂，苟不敬而先樂，則必流而為放縱矣。年老無外事者，可不怠以樂作所，蓋從容悠緩是老年之宜也。然而詩曰：好樂勿荒。良士瞿瞿。四德之中，元貞為最大。蓋元者元氣所發生之始也，以貫四時貞者四時之氣所底止，元氣含蓄之終也。以閉藏四時之氣，此二者是天道流行之所以成終成始也。貞之所以能成始者，何也？蓋收一年之功而潛藏者，所以為來春生發之本也。冬氣閉藏者，乃所以成終而兼成始也。蓋春生夏長秋收三時各有所為也。至於冬則功成事遂而無

所為者是所以成在歲之功也且閉藏之中含蓄於生意者乃所以為來春生物之始也譬諸穀實其成熟者所以成功也其中有生性者所以含來春發生之氣也

冬之所以成四時之終又能成四時之始者何也蓋陽氣之潛伏乎內者所以為來年發生之本始也衆物之枯落朽滅乎外者所以為往歲遂成之末終也如上林賦所謂季冬之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是也此造化流行之妙理學者所當玩味也

雖有聰明之質而無謙遜之德則必負一己之力為自足而不資人故多所蔽塞而不旁通所謂自用則小也此學功之所以不成也

學者自治與教人須要不同如自治要事事細密不厭煩繁苟不若此則格致之理不明力行之功不精苟如教人須易簡凡人情好易簡而惡煩勞苟教初學之人以煩繁之工夫則厭惡之而不為矣無由入道只學問漸久而習熟則不厭煩多苟自初頭以吾所為施教之則格格而不勝少壯之時血氣充盛而多嗜慾所以動易至放恣也

須小心祇畏堅忍強持也且歷世未久而慮事踈
謬所以多過失也須致慮精詳苟每咨詢老成人
而行事則庶乎寡過

氣象不同則所見亦異以與我所見不同不可槩乎
爲非雖古賢其所見往往偏異與他賢士各不同
者多矣是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左傳晉欒武子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可謂嘉言也
陶淵明詩亦取此二句以加之我詩句中四民皆
當如此益勤且慎者民之上也

左傳晉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蓋用兵之道進退有度失度則不可也夫不可進
而進可退而不退是勇者之事可爲太過我國俗
之所貴然而法之所禁由不利于軍也可進而不
進不可退而退者是怯者之事可爲不及國俗之
所賤是亦法之所禁而不利於戰四者雖勇怯不
同然有害用兵則一也

心欲靜形欲動心不靜則不能明理且精神不存形
不動則氣血不運飲食滯塞俱非所以養軀也

學者之於義理也踈通則雖有識見或踈于固守也
蔽固則雖有執守或不能通明也是以踈通者要

執持矣蔽固者要通徹矣蓋抑其所有餘而補其所不足治性之道宜如此

古人曰士大夫可爲真丈夫不可爲偽道學蓋偽道學是好名之甚者也其言似以道自任其行似清修苦節以足欺一世矣然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久而後自著矣然則何益矣

天垂異地吐妖人病疫此三者苟有一於此長國家之人所當小心而畏慎天之威也故畏天威者此所以保其國家也王荆公以爲天變不足畏者不敬之甚也此一言而可以喪邦也

程子曰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愚謂是才養不才中養不中乃敷五教在寬之意教人須從容不迫不可惡其不出棄之苟如此則久而有益益人各有偏性不可俄變須以漸而浸變也

人迷異學者多何耶曰只是因燭理不明不明者因學之粗而不精耳學之而致知則迷之不得且有偏性之人一迷所聞見則成僻而終身不悟可惜哉

雷之墮地而成形者何也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雷是水火之所激發其氣大聚甚盛一時落地不能

暴消散忽凝結而成形者也其成形也或爲斧槌之形或爲鳥獸之形蓋既落地成形則與在地之品物相類亦自然之理又則盡消而無餘不可爲怪也

性者一也有以本然言者有以所稟受言者以本然言者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言性善是皆言本然也蓋天地之理本自善是以人之稟性其本無有不善張子謂之天地之性是以理言故程子曰性即理也蓋本然之性天命之所

在也有以所稟受言者人有生之初稟陰陽之氣有清濁厚薄純駁偏正之不同人之所稟受偶然各異如此也夫子曰性相近孟子曰食色者性也又曰形色者天性也者此皆以所稟受言故董子曰性者生之質也是程張二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其所稟萬殊也蓋性字从心从生故以生質言者優性字之正訓也是性之本義以性爲理者言其本然而已非性字之正訓也羅整菴以理一分殊說性而不分天地氣質雖與先正之成說稍異可謂有所發明也蓋本然者理一也天下之人所

稟皆一也氣質者分殊也衆人所稟各不同羅氏此說後出者可謂巧也天下之事以漸開者此類也

通讀於歷代通鑑則天下之廣千古之久瞭然盡在胸中矣考其往迹可以爲將來之龜鑑可以輔翼聖經而廣義理之趣且泛覽千古亦可以爲人生之喜樂

岳武穆千古忠臣爲姦凶所陷不能行忠誠終在殺乎獄中千歲所可悲歎也或曰此非明哲保身之道也古人亦有做此說者愚謂忠臣孝子愛君父

之至見國家之危而授命之道宜如此雖喪其軀所以不顧也而明哲保身者復各有時而所宜不可一槩而論也

衆人往往不喜聞其過而拒諫文過是自用則小之至不知之甚也

贈人以微儀雖菲薄之物所以表其誠意也人生必有受恩之人又必有可貴可親之人此可以贈遺相交而通誠意也然而貧者不以貨財爲禮唯以情意可相親厚而已矣古之人貧者亦以束脩爲禮富者以玉帛爲禮蓋不如此則其誠意不著也

若夫鄙吝者雖富貴帶微財而不能行禮薄情者雖有閑暇惡勞動而不能用力此誠意之所以不懇篤而交情之所以不感通也
 學者通透義理則不執滯於所見其言行却近人情而不戾于時宜若夫曲士者偏隘不能如此
 近世學者往往執定于古義不合人情動負時宜是蔽固而不通所以有此病也
 凡記事之文尚質實而無虛飾者是可為實錄蓋不以質實而務為巧麗粧飾則其所記之事迹誠偽未可知恐不能無虛妄且多無用之贅言不可為

實錄苟非實錄則徒非無益而又害之也其文字之鉅刻者優所謂木妖而已
 少壯之輩不學且歷世不久而無知識是以循薄俗流澆漓而不尚義理且不顧利害故以老成人所言為迂濶而不合于今世以為昏耄無所知是愚昧之言因無師保之教也
 強暴則人畏其怒厲非有威而可畏是為不德也溫恭則人愛其和厚而有禮是有德而可親也
 忿怒之發也往往於對妻孥奴僕是因易驕恣也須於此恐容雖卑賤不可侮辱

身有清福而當樂境者苟不能享而保之可謂薄福之人也

朱子答李深卿書曰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又答胡寬夫書曰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它不得况廢却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開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篤信語朱子此言覺最有理吾所以不敢做儒佛邪正之論也

仁義者道之體也文武者為仁義之用是仁義之所發也故雖文武其趣不同要之則理一也文者仁

之發也愛人和衆之道也非文不能懷民安衆武者義之發也戒人嚴衆之道也非武不能威敵正罪故文武並行則天下和平而黎民服矣古之良將必文武全才而能安定於萬民矣澆季之世文武岐而為兩途有文者或無武有武者多無文不可為全才徒有武而無文則為僨父徒有文而無武則為腐儒雖各有可用之能非全才也季世之俗皆如此為士人者所以可務而全之而不可偏勝也

人身之生理以氣為主氣是生命之本故養心者可

慎思錄 卷之六
寡慾無暴其氣養生者可愛氣而無耗也靜而以
保其氣動而以行其氣動靜不失其時是養氣以
養生之道也

山水風月之閑淡芳草嘉木之生意是君子之所愛
觀也對之則開濶其心胸清和其情性可以感興
於道心蕩盡於鄙吝是觸發于天機之益也學者
學文力行而有餘力則可消搖遊觀庶乎有進益
若逢良辰美景則不可空放過

君子之作文章也尚質實其論理記事所以純正而
明詳也衆人之作文章也尚浮華所以駁雜而鄙

俗也故作爲文章亦隨其所好而純駁著矣其所
好可不慎乎

隨時制宜則無拘泥之患今人亦有願志此道者然
而見識蔽固執滯不通生今世泥古禮不能隨時
制宜動與風俗時宜相乖戾矣人或以爲猖狂儒
者之道豈可如此乎哉蓋君子之處世也須同而
異其爲學也須純正而通達

人之稟性不同故其氣象亦異氣象異則所見亦不
同此伯夷與桀下惠雖同是大賢也其氣象不同
故所見亦各偏異蓋人各有長短又有偏異雖賢

者所不免也然以其偏僻不可廢棄其人也
古來本邦文學之士逞逞喜作爲於詩文其工夫甚
人苦然其文字雖多不似中華之佳無作文之法度
者多矣可惜做箇無益閑勞擾枉費心力也若果
有欲求道之志斷不到此
近世之俗儒以好名立異爲心者不知義利公私之
辨徒以不言利爲高故疑於太學所謂國不以利
爲利以義爲利之言以爲言利之事非君子之言
矣不知利是養身養民國家不可無之事即是義
之和也故君子亦非不欲利蓋有義而利自來則

於義無害只舍義而取利爲利而行義者不可也
苟以義爲主則利亦義也以利爲主則義亦利也
在公私之間而已矣蓋利可施於人而不可專於
己夫子罕言利非不言利也

方外之徒其才性太過人者不數矣看於其書所載
而可知而已向使彼輩逢明師而識得吾聖人之
學則其所成就別有所超越然一沒溺之不能出
其窠臼之中其不幸如此豈不可惜乎且如本邦
古今才俊之士出于正史野乘者不可枚記若使
彼輩知聖賢之學其所達亦不可測然而無父兄

之教師友之訓情而不能知識是亦其不幸可惜乎哉

知之精切則行亦進行之的實則知亦進是知行相

助之道也王陽明說知行合一可謂亂雜也

論語孔門之立教也皆是其言近而指遠其守約而

施博者可為萬世學者之標準也

程子易傳曰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程子之言是約約自庸之意大率諫君說人之道當如此人之為學也得壽不久則雖才敏不能大長進君子

一日在世則有一日之功一年在世則有一年之功其長生豈可不樂乎晚年之所得最超越于壯歲益壯歲所見粗糲晚年所得精密君子之所用功年年進而不休苟得壽悠久則其所進亦須無窮朱子曰某講學幸而天假之年又謂呂與叔惜乎壽不永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到此田地蓋朱子卒年七十一歲晚年悅其享壽之永久而聞道之大進且惜呂與叔之短命然則雖朱子之賢其學之大進者因壽考而然蓋義理之學深奧非淺見薄識之可造非用力刻苦歷歲悠久則雖有聰

明之人不能造其精微故必待其年齒到耆耄經
歷之久而後長進嗚呼學者之享年壽考可謂自
天祐之厚而多福也

醫以通世變順時宜為良不可拘泥于古法而執滯
後不可背戾于古義譬諸耕稼之法用天之道因
地之利可為良農苟泥于一定之法不可為良農
君子之立教亦然

吾夫子以文行忠信立教且屢言主忠信蓋學問之
道學文以明道力行以為善主忠信以立誠此三
者不可闕一蓋非文行則不能窮理為善非忠信

則文行亦不得進益皆虛妄而已蓋人道只在忠
信不忠信無立德之基故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雖鄉里之常人苟無忠信則不可立乎世况君子
之道乎此故君子誠之為貴

凡為子翁須勤勞于尊長之事勿自為尊長之態而
為安逸

凡為人子之禮須朝夕定省于父母或不同居者亦
隨于其遠近每日一省或數日一省勿疏濶文王
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至及日中又
至及莫又至世子猶如此况於賤者乎

父兄尊長以非理有虐使於我宜恭事之或有非理之求敬可應其求不可厭苦吝惜

當公處之直日宜先期速行勿遲慢失交代之期

赴他人之家而語須避朝饗晚飧之時不可奪主人

有事之時為人所厭怠者非為客之禮

凡為客者非有故不可緩坐失時使主人倦怠

雖燕居獨坐不可箕踞雖無人之時須如有入不可

躡倚側坐

赴飲食之約亦須先期速至不宜遲慢後期而使主人望望然

人望望然

拜神不可合掌合掌而三拜者西域之人拜佛之禮

也中華之禮為再拜本朝之禮亦再拜中華後世

有四拜之禮所以重再拜也

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王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變者改舊容也所以敬天之怒

也

臨危不懼當義不變其身是君子處變之道不可不

如此須於此能勇猛果敢而奮發矣若恐怖苟免

則雖平日有小廉曲謹不足觀而已蓋臨大節不

可奪可為君子人也

得清福之樂者鮮矣。如予固庸劣，自幼讀聖賢之書，有志于美理之學，至老未休。幸天假之年，且屢遊乎京師，觀於諸州，貯書數百部，且飽煖逸居，出入有儀，是可謂享清福多也。天之愛我，誠厚矣。只恨享此清福，居然食嘉穀，消白日，無補乎人，可謂天地之間一蠹也。真為可畏耳。然則雖貧賤在下，然吾之得清福之為幸也，倍富貴功名也遠矣。不可抱此，况吾之庸材，其貧賤者乃分之宜也，分外豈可求乎？且天地之生物，也不能兩全，是以有翼者無，有角者無牙，花之美者其實不可食。

實之美者其花不足觀矣。然則既得清福，則雖貧窮亦奚憚乎哉？鄒浩曰：人間世之樂有能易讀書者乎？誠哉斯言也。讀書之樂超乎富貴爵祿信遠矣，仍可為美爵祿乎。

吾人齡既衰殘，日薄蘆洲，以道制欲，取樂於桑榆之工夫，一日不可廢。蓋人生至樂在讀書，樂道如此，而終餘年不亦善乎？若夫玩賞山水，愛玩月花，徜徉于園圃而愛觀草木，吟詠古人之詩歌，而眺望四時之佳景，與朝夕之變態者，觸物遣興，聊以養性情而已，是學問之餘事，樂道之一端也。

吾生既躋壽域人間之飲食嗜好遊觀笑談諸快樂之事頗既經歷了苟尚貪求而不饜可謂不知止足之道也唯以澹泊寡欲為分之宜故飲食取適生衣服取適體凡俸身之物皆不須分外豐美日夜從容安靜聊養殘軀而自樂其他得失毀譽死生禍福皆順天命而不可憂而已

陶靖節之賢而有文尚自謂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今也吾人幸霑君恩而飽食煖衣而逸居又有婢僕而供使令可謂超分之宜也我身雖貧賤矣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矣何憂貧窮而阨窮乎

杜詩曰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言遊觀方土之瀾經歷年所之久也予自壯歲遊歷於諸州多矣年齒亦逾中壽而經世久矣與老杜賢惠固雖不同然經過頗相似然則不樂而何為乎哉

白樂天詩曰所得皆過望首躬良可愧白氏誠是英才善行之人而其所言如此况吾無才行不逮於人遠矣乎可謂所得逾望外也

韓非為人也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韓文公曰化當世莫如言化來世莫如書篤信謂余雖不口吃而言詞拙陋不能道說義理且作文庸拙不能著

書示人益出言著書兩失之矣何以得化入乎哉
唯以自樂為事而已

李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白居易云勝地本來
無定主大都山屬愛山人夫風月江山四時佳景
使人悅樂逾于富貴之驕樂所謂彼以其富我以
我義我何慊乎哉然清福之樂實勝于富貴也遠
矣不須與彼抗敵爭其優劣故不慊不足言而已
吾之凡庸固不能不願富貴然而幸享清福之樂
多矣故知貧賤清樂之勝乎富貴驕樂而不戚戚
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者是天之所祐君之所賜

而然可為幸甚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唯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
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焉信意謂是先賢之事業
固後人之所不可及也然而今日學者之所志亦
當要如此蓋吾人生乎天地之間而受於罔極之
恩其生養之德回報於其萬一豈亦忍忘之乎哉
然吾曹卑賤不能愛養民人以酬天恩惟綴輯小
文字之隨分易做者以惠兒輩是庶幾有補於萬
一而平生綴輯之書豈特述說義理而已耶雖小
道鄙陋之事苟有裨民用者述之亦惟可也若

夫註釋於經傳則先賢之訓無既明備矣不用後人之贅言而足矣况我曹庸庸之學不可後作苟有可述之事必俟後之君子而可也

或曰吾子夙有志于經學然而嘗者和漢名數等之小說今復作方技猥陋之書此百小道恐混之事奚踳踳如此乎奈世儒之嘲笑何予客之曰吾曹受昊天罔極之恩也逾于他人何以報其德之萬一乎如解釋於經傳發明於義理古人作者既備矣求之前修之書而足矣况區區庸劣豈能容喙於其間乎別事又不能為唯欲借為國字之小文

字之有助于衆庶與童穉者以待後輩而已庶幾有小補于民生日用云爾嗚呼吾輩食嘉穀消白日生無益于時與禽獸同生便是天地之間一蠢耳苟有助于民生則雖執方技之小道受世儒之誹議亦所不辭也

許白雲曰吾非有大過人唯為學之功無間斷耳篤信亦謂吾之不肖固無一事如人者唯讀書之功至老勉勵不休雖耄耋之年衰憊之至亦無敢間斷而已然古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是可以喻輕薄之人自矜于小有才能也吾思此語而不敢

以勉強不依自教人

篤信之稟性也信庸劣是故文學之事無一所能百
事皆拙陋不能及于人也遠矣唯恐有勤苦讀書
恭默思道之一事以及人而已古語云愚者千慮
必有一得益區區辛苦思繹而覬覦於萬一者其
或庶幾乎此語矣

如愚之晚出凡庸之才固陋之學且淺德薄行固無
足稱者然幸賴天之靈倚地之德因父母之生
浴主君之恩澤仰聖人之至教依先賢之開導且
逢天之祐享壽既八十有四歲自幼勤苦積年

覬得覬覦于道理之萬一區區之受福如此其大
也可謂感戴罔極也則吾身之至恥受天地父母
君王聖賢之恩也可謂厚而且大矣又幸得天祐
之而躋壽域有讀書靜養之娛樂欲報之德昊天
豈有極乎又何以俸養之菲薄妄生憂戚乎
程子曰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惟有補緝
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愚謂前修尚憂閑過如此
况吾曹愚昧虛生終身不能奈何無所逃罪雖讀
聖人之遺書不能躬行不肖亦不足言况補聖人
遺書是賢者之事愚者誠不可做得唯欲編錄於

國字小文字以曉不識漢字人及小兒輩庶幾乎
有小補民用而已矣

余氣骨鄙薄本是薄福之人宜乎其多殃禍也故自
壯歲屢逢災厄將死者數焉益如暴病危急或屢
逢暴風洪濤舟將覆之類然而幸自天祐之每免
死也雖予平生不諂于鬼神如有鬼神保護然且
無飢寒之憂老壽超越人秩何其多幸也皆是天
恩可感戴

篤信為性記得鮮矣故每觀羣書好抄錄提其精要
以備後覽自謂是可為看讀之良法也葛稚川曰

余抄接衆書撮其精要用力少而所收多思不繁
而所見博是稚川所言可謂先得吾心之所同然
也

玉成以甲子歲...

慎思錄卷之六終

勤思錄卷之六終

正德四甲午歲孟夏吉且

京師書林茨城多左衛門 版行

